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風月鑑 第八回 遞書 泣賣

話說李氏許了那丫頭，說叫引香、拾香搬來。到了第二天，果然李氏就將引香、拾香送過來了。見了鄭氏，敘了一時。李氏要走，鄭氏又留住吃了午飯纔去，李氏去了。鄭氏叫人將東廂房收拾了，給引香、拾香住下。引香、拾香到了東廂房，這房子對面就是西廂房，是娟、姮、關、窈、娉五個人住的。一時媽娘來了，到堂屋見了鄭氏，鄭氏說：「你見過你乾姊妹沒有？」媽娘說：「昨日是母親叫去看看，我去了。今日還未見他。」鄭氏就叫丫頭到東廂房，去請兩個奚小姐來。一時引香、拾香來了，與媽娘施了禮坐下，鄭氏說：「你們這是姊妹了，不可不分個長幼。」就問了引香、拾香的年紀，卻是引香長媽娘一歲，拾香小媽娘一歲。鄭氏向媽娘說：「你以後就叫引姐姐，拾妹妹就是了。」又向引香、拾香說：「你兩個以後就叫媽娘哥哥、弟弟就是了。天天在一塊，總要和氣些，莫生疏了。」媽娘、引香、拾香俱站起來答應著。鄭氏又說：「媽娘，你去送姐姐、妹妹到東廂房裏去看看，看可少甚麼東西，照應照應。」媽娘答應著，同引香、拾香去了。

到了東廂房，一齊坐下，引香說：「弟弟，你可怪我？」媽娘笑著說：「沒甚怪的。」引香說：「你不記得那年在芙蓉花下我搶白了你一頓。」媽娘說：「姐姐的話我怎敢忘，我正是心悅誠服不了，那還有怪的意思？」拾香說：「哥哥不怪我姐姐，我把你推在地下，自然是怪我的了。」媽娘笑了一笑，說：「這更是不怪，若不是妹妹一推，祇怕到如今，我還在那裏站著哩！」正在說話，丫頭拿了一封書進來說：「這是前邊李朝奉說，有人送來給相公的。」媽娘接過來一看，上面紅氈上寫著：「解元常君手啟」。媽娘想道：這必是宜人的書子，就拆開，背過臉來偷著去看。看了一回，把眼紅著，幾乎掉下淚來。引香問說：「甚麼人送來的，又是甚麼事，這樣張惶？」說著就要來看書子，媽娘把書子往袖中一籠，說：「姐姐看他怎麼？」一句未說完，那知書子未曾籠好，把袖子一拂，就掉下來了。拾香在旁趁勢搶去，媽娘想來奪，拾香已經拿跑了。媽娘說：「這個書子我原想給姐姐、妹妹看的，替我想個主意。救人一命，也是姐姐、妹妹的修行。」引香說：「這書子倒是甚麼事？」媽娘要說還未說，拾香說：「等我念給你聽。」媽娘說：「好妹子，小聲些！」拾香點點頭，就小聲念道：

昔芳春注辱臨虜處，去後神思，又蒙仙風一度，洵為幸幸。今越載未親芝范，曷勝惆悵之至。愚意以為暫時小別，終當聚首。不料變生不測，家慈有亦珠之意。再抱琵琶，赧顏殊甚，決不敢負前日之德，而貽君子之羞也。阿黎小妹同出一轍。望早援手，是切，是禱！宜人檢衽。

拾香念完了，媽娘說：「請二位高明指示指示。」引香說：「這有何難，費幾兩銀子就完了。」拾香說：「姐姐之見與我相同。這個人我想必是個才貌雙全的，來跟我們在一塊，豈不又得個良友？」媽娘笑著說：「我說他，你們也不信，等來了就知道了。」

媽娘就出來找著李立，向李立說：「河坊有個姓何的、姓翁的，他兩家有個小女要賣，一個叫宜人，一個叫阿黎，你去買來，難為難為！」李立說：「奶奶不知道，我怎麼敢去？」媽娘說：「我一時去說就是了，你莫耽擱了，快去罷！我明日好好備個菜請請你。」李立笑著去了。

媽娘祇望一時就來纔好，急的了不得，祇得又往園裏去看看，借著散散悶。到了天晚，李立來了。媽娘看李立自己一個來了就慌了，忙問說：「怎麼你自己來了？必是人家已經賣了，不是就是你舍不得多出錢？」李立說：「事成了。我對你說，我一去，他家聽說是你家買，就要幾千銀子。後來我哄他，我說是我買了做妾。」媽娘說：「你這話該死該死，你死了定要下拔舌頭的地獄。」李立說：「這樣說不好，莫買就是了。」媽娘又笑著說：「好人，你對我說罷，到底怎生了？」李立說：「我說是我買，也花了幾百銀子，何家的是二百八十兩，翁家的是二百七十兩，說明了明日去接。」媽娘歡喜不了。

卻說宜人聽著說將他賣於一個姓李的，年紀有五十多歲，阿黎也是賣給他，宜人就大哭了一會。哭完了，就著人去請了阿黎來，又同哭了一會，宜人說：「哭也算不了我們的事，想俺兩個見媽娘的時候俱是彈琴，我想我作個《清商怨》，你彈著，我唱，發抒發抒這一腔的幽恨，何如？」阿黎說：「好。」就理了弦彈著，彈出那一段如泣如訴的音來，宜人這邊唱道：

這孤燈影醉，坐著俺兩個人兒，一遞一聲長嘆。嘆的是有緣的偏無緣，嘆的是無緣的反有緣，嘆的是好因緣變成了惡因緣。恨祇恨前生不曾見，恨祇恨今生見了如不見，恨祇恨來生不知可能再相見。俺兩個人兒，你對著我，我對著你，悽悽慘慘，嗚嗚咽咽。可憐俺買風光錯使了金錢，可憐俺種美玉錯耕了藍田，可憐俺訪桃源錯上了漁船。祇想著見那月下老兒，罵他一番，為甚麼把紅繩不緊緊的手牽？

唱畢了，琴聲猶悠悠揚揚未斷，忽聽窗外烏鴉戛然一聲，看著外邊月明如畫，阿黎向宜人說：「姐姐何不打開窗子向外一望，憑我兩個人的眼望斷了清波淼淼，就是媽娘不來，也算我們不辜他了。」宜人同阿黎開了窗子，向外望著，宜人用手指著向阿黎說：「這就是媽娘那年坐船從這裏來的。」阿黎說：「水呵，水呵，你也太無情了，為何前日送人來，今日就不送人來了？」宜人又指著這窗前說：「媽娘就是從這裏上來的。」阿黎說：「窗子呵，你也太不知事了，為何人來了你就不曾留住？」又聽著烏鴉叫了一聲，宜人說：「烏鴉，你何必這樣太狠，一聲一聲的，把我的心都叫碎了。」阿黎說：「這烏鴉想必也是可憐我們兩個，前來一助悲聲的，不然就是這烏鴉也或者是情有所鍾，不能自禁了。」宜人說：「關了窗子罷。我這時甚渴，叫丫頭烹茶吃罷。」阿黎說：「想必是心火上炎，我亦如是。」他兩個就坐了一夜。

到了第二天，媽娘一早就催李立來接。李立帶銀子來交明了，就僱了兩乘小轎，李立引著來了。到了大門，進來到了大庭，下了轎，進了茶庭。宜人、阿黎見媽娘站在屋裏，宜人就哭著說：「你怎麼也在這裏，可能救救我兩個？」阿黎也是哭。媽娘連忙說：「你兩個到上頭去，我就來。」宜人說：「噯！真真天下男子最是薄情，天下女子最是痴情！我兩個待你不薄，如今我們到這個地位，你不替我們解解憂，還要得空就跑，翻然不顧，是何心腸？」阿黎說：「姐姐說他怎麼，他既是沒個人心的，怨我們當初瞎了眼睛，如今還說甚麼了？」他兩個說著，哭著，媽娘急的紅脹了臉，也說不出話來了。一時丫頭出來，將他兩個引進去，他兩個拭了拭眼淚，見了鄭氏，磕了頭，說：「我們都是下賤人，奶奶何必叫爺要我們？」鄭氏不懂，祇道是說媽娘，鄭氏說：「我聽媽娘說，你們都是有難的人，他買你們來是救你們的，怎麼說下賤不下賤？」宜人想道：這其中必有緣故，就說：「不是說下賤，是求奶奶可憐可憐的意思。」鄭氏說：「你兩個到西廂房，同你姊妹們去坐坐罷。」一時媽娘來了，到了西廂見了宜、黎，宜人說：「你到底做甚麼鬼，叫俺兩個也不明白？」媽娘說：「我還未說清，你兩個就哭起來了，叫我急的沒法，大總說不上來了。」媽娘這纔從頭把李立之事說清，大家歡喜不了。

媽娘就日日催著家人，叫匠人上緊修理。又過了一個月，園修起了。媽娘又叫李立去叫家人將各處所用几、榻、桌、椅等物送進園去，又叫李立叫家人將各處所栽花木並所養的仙鶴、孔雀、鸚哥、八哥等鳥俱以買全，送進園去。媽娘就向鄭氏說：「園修起了，我想搬進去住。這園原是一園而分三園，三園而合一園，我在當中大園名『等閑鄉』的住，可以叫奚家姐姐、妹妹到左邊處去住，若是嫌沒人作伴，就叫宜人、阿黎去陪他。右邊留著閑逛。」鄭氏允了。

擇了日子，一齊搬進去，媽娘引著引香、拾香、宜人、阿黎、媽娘並娟、姮、關、窈、娉，先從大門進去，由亭子過小橋，過花庭，到了「等閑鄉」這洞門，媽娘說：「這正中就是我住的。」又望著引香、拾香說：「這左邊是姐姐、妹妹住的。」引香、拾香就要從那裏進去，媽娘說：「不必。就從這正中走，中間裏邊也有路可通。」就一齊從正中進去，見左一假山，右一花障，曲曲彎彎，無非幽境，又有高高迴迴隨著地勢蓋的亭子，小齋有十幾處。到了正房是五間，正中是三間，兩邊各有碧紗櫺，櫺內一間。一齊坐下，又看了看屋內的陳設。一時引香說：「我們也到我們的住處去看看。」引香同著拾香、宜人、阿黎去了，媽娘又叫媽、

姮、關、窈送去，一齊都去了。

媽娘問娉婷說：「你前日說你家小姐，我也不得問你，這人品如何，何不向我說說？」娉婷把身子一扭，說：「可笑，可笑！」不知娉婷說不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